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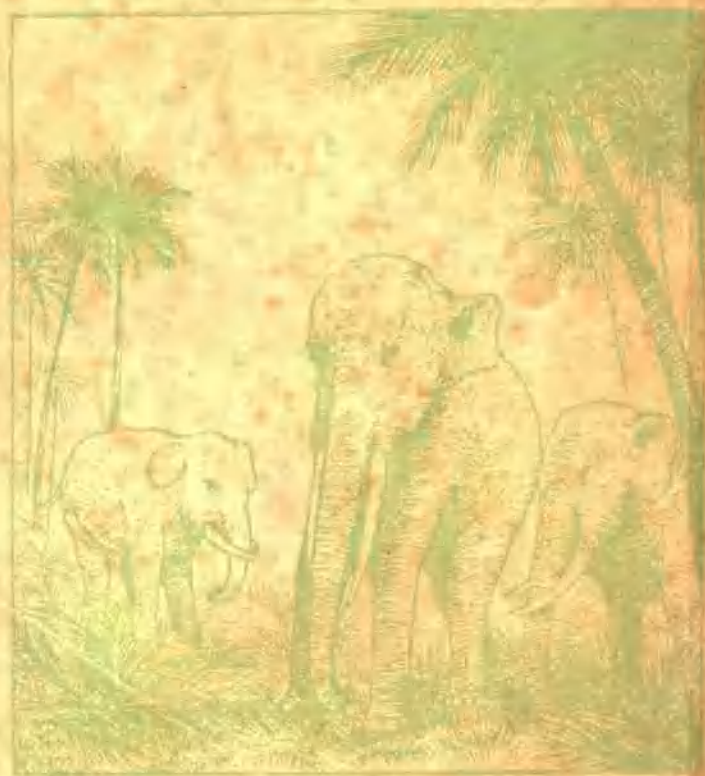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動物學叢書

野獸世界

上冊

譯者 王德

繪者 卜林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世界兒童文學叢書

野
獸
世
界
上
冊

Rudyard Kipling
著
賀 玉 波 譯
金 錄 校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譯者的話

本書的作者吉卜林 (Rudyard Kipling 1865—) 是現代英國尚存的，最有勢力的小說家。他生於印度的孟買 (Bombay) 省，幼時即被他父親送往倫敦，受適當的教育。十七歲時，又返印度，開始過新聞記者的生活。自後開始遊歷世界各處，到過中國，日本，美國，澳洲，非洲等地，所經各國，均加以精詳之考察，並將所得記入日記，以供日後小說之題材。

吉氏至一八九一年，纔在紐約印行他的處女作，遊美日記 (American Notes)。自後便陸續發刊短篇小說，如得勝者威廉 (William the Conqueror)，世界上最美的故事 (The Finest Story in the World)，小山的平原故事 (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)，船主的勇敢 (Captains Courageous)，如此如此 (Just So Stories) 和野獸世界 (The Jungle Book) 等等。他的著作在中國的譯本很少，除張友松譯的如此如此，和伍光建選譯的野獸世界第二集外，就再找不出別的了。其實，他的著作，尤其是兒童讀的短篇小說，在英語的國家裏面，其銷數實足驚

人。單就野獸世界，野獸世界第二集原本輸入中國的時期而言，有三十多年之久。由此可見：他是一位擁有大多數青年讀者的作家。但是，在我們中國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部世界著名的少年讀物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譯者在六年前，早已熟讀過野獸世界。認為牠有許多同類作品所無的特點。如：濃厚的地方色彩，野獸生活的體驗，兒童人格的感化，以及優美的寫法等，都是值得讀者的愛好和讚美的。當時，就立下翻譯的志願，可是，一直擱到現在，纔算償了素願。在這裏，不能不說幾句翻譯的經過。本書共有七篇，題目除第四、六、七依照原文外，第一，狼孩子的故事（Mowgli's Brother），第二，蟒蛇的勝利（Kaa's Hunting），第三，捕虎（Tiger Tiger），和第五，貓鼬（Rikki Tikki），卻是意譯的。再者，每篇故事之後，附帶的歌曲，譯者認為不適合我國少年讀者的需要，所以，只好把牠們刪掉不譯。不過，故事裏面所含的歌曲，當然是不能隨便省略的，只好照樣譯出。譯者在文字上雖力求簡明流暢，似乎近於意譯，但是，對於原意卻仍然保持着忠實，雖說成績不見得怎樣美滿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賀玉波作於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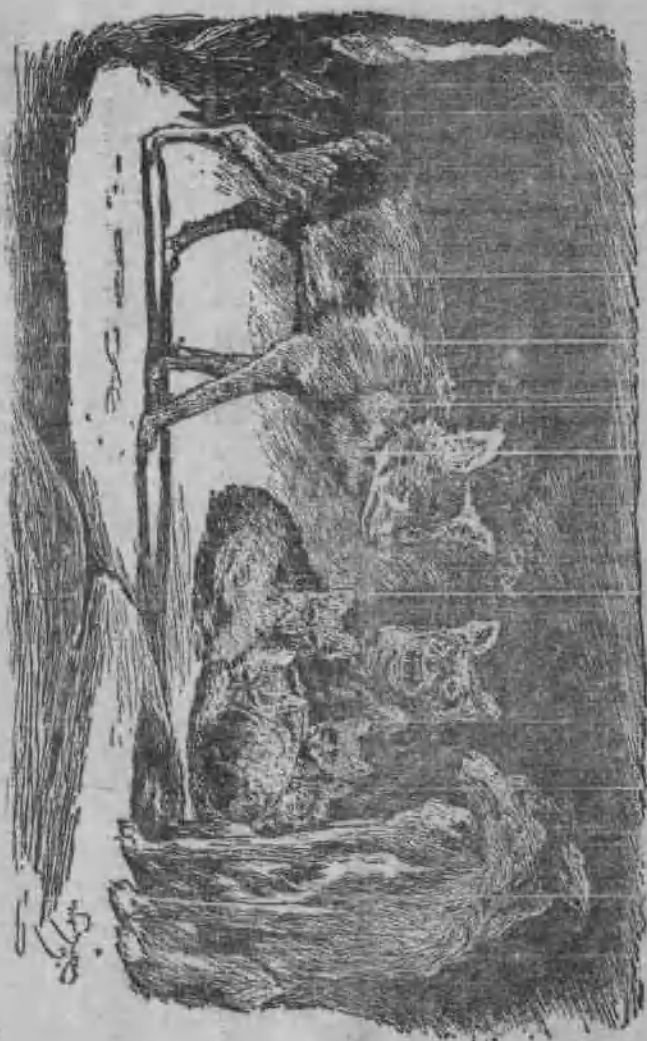
目錄

狼孩子的故事·····	一
蟒蛇的勝利·····	五
捕虎·····	一〇

野獸世界

狼孩子的故事

在西奧尼山裏，一個很熱的晚上，七點鐘的時候，公狼睡過了一天，醒來了，把他自己的身體爬了一爬，打了一個呵欠，又把他的腳爪一隻隻的伸了一伸，好像是把腳爪尖上的瞌睡蟲趕開去的樣子。母狼躺在地上，用她那大的灰鼻子，觸着她那四隻轉動着，叫喊着的小狼。月兒的光輝射進了他們所住的洞口裏。「啊！」公狼說道，「現在是再去獵食的時候了。」正當他預備跳下山去的時候，一個有着狐狸尾巴的小黑影，跨進了洞口，喊道：「啊，豺狼的領袖，祝你出發順利；祝你高貴的小孩們幸福，長着銳利的白牙齒，他們會利



「豺狼的領袖，祝你出發順利。」

用牙齒，在餓時去獵食。」

走進洞裏來的是一隻豺狼。他的名字叫做塔伯奎，混名好吃老。印度的豺狼都輕視塔伯奎的，因為他跑到各處搗亂，造謠，吃那山村垃圾堆裏的腐敗皮肉的緣故。但是，他們也怕他，因為塔伯奎常常發瘋，瘋得比任何野獸都要厲害的緣故。他一發了瘋，誰也不怕，在樹林裏橫衝直闖，在路上遇着東西便咬。當小塔伯奎發瘋的時候，即使老虎也要逃跑或隱伏，因為野獸發瘋是最可怕的事情。我們把這種發瘋叫做恐水病，不過，他們把牠叫做「第匯尼」——就是瘋狂的意思。

「那末，進來看吧，」公狼態度強硬的說道：「不過這裏沒有食物呢。」
「在一隻狼看來，固然沒有食物，」塔伯奎說道：「但是像我這樣下賤的人，一根乾骨頭也是一頓好的宴席。我們豺狼之類的蠢東西，還有資格來

選擇食物麼？」於是，他跑到洞的後面，找到了一根剩點肉的鹿骨頭，坐下來很快樂的嚼着。

「多謝這一頓好的宴席，」他舐着嘴唇，說道。「這些高貴的小孩，長得多麼漂亮啊！他們的眼睛多麼大啊！還這樣的年輕呢！真的，真的，我會記得：狼王的小孩們，就好像人類的小孩一樣。」

塔伯奎明知對小孩的面前加以稱讚，是最不吉利的事；可是他看了母狼和公狼的不高興，反而得意起來。

塔伯奎坐在那裏，欣賞他剛才所做的壞事；於是，他惡意的說道：

「西爾甘，那隻大蟲，已經變，更了他獵食的地盤。據他告訴我，下一個月，他將在這一帶山裏來獵食呢。」

西爾甘就是一隻老虎，他住在二十哩外，魏崗加河附近的地方。

「他沒有權利！」公狼開始忿怒的說道——「按森林的章程來說，他不預先通知，是沒有權利來變更他的地域的。他將把十哩內的每個禽獸都嚇走了，而且在這些日子，我——我還要為兩個人捕獵呢。」

「他的母親不是無故叫他做隆格利（跛東西）的，」母狼沈靜的說道。「他生下來時就跛了一隻腳。那就是他只能捕殺牛羊的緣故。現在，魏崗加一帶的住戶，都惱了他。他又來到了這裏，使我們的住戶發惱。當他走遠的時候，他們會爲了他，把森林清除呢。我們和我們的小孩們，在茅草着了火的時候，必須跑開。真的，我們十分感謝西爾甘！」

「我將把你們的感謝去告訴他吧？」塔伯奎說道。

「滾出去！」公狼揪嘴罵道。「滾出去和你的主人去獵食吧。你已經幹夠了一夜的壞事了。」

「我去，」塔伯奎沈靜的說道。「你能聽見西爾甘在下面的叢林裏。我原來是不必來報告的呢。」

公狼傾聽着，他聽見一隻老虎的乾燥的，單調的啼聲，從那流下到小河去的谿谷下面傳了出來。那隻老虎好像沒有捕到東西，而且並不顧到整個森林知道了這件事。

「那個蠢東西！」公狼說道。「用着那樣的聲音，開始一個晚上的工作！他想我們這裏的鹿，會像魏崗加那裏的牛一樣肥吧？」

「靜聽！他今晚所獵捕的，既不是牛，也不是鹿，」母狼說道。「那是人呢。」那啼聲已經變成了一種微小的貓聲，好像是從各處地方傳來的樣子。這種聲音能夠驚醒那些露宿的樵夫和浪民，有時候把他們引誘到老虎的嘴裏去。

「人呀！」公狼露出他一口白牙齒，說道。「啞池沼裏的蟲蛙還不夠他吃，他一定要吃人，並且在我們的地方，也要這樣做嗎！」

森林的章程規定：無論做什麼事情，都要有理由。牠禁止野獸去吃人，除非在野獸把殺人的方法教給他的小孩的時候，纔不禁止。不過，他必須在他本羣或本族打獵的地方之外去行事。這種章程的真理由是：殺了人以後，遲早總會來了一批騎在象背上的白種人，手裏拿着槍，帶領着幾百個拿着銅鑼、火箭和火把的櫻種人。到那時候，森林裏的每個野獸就都遭難了。但是野獸們自己所持的理由是這樣：人在一切生物中，是最懦弱，最沒有防禦的，野獸去碰他，就不能算做好漢。他們並且說：吃人的野獸，要得疥癬病，並且要掉落他們的牙齒。

那貓聲變得宏亮起來，在末了轉成了老虎襲擊時盡力吶喊的大吼聲。

接着，西爾甘又發出一種咆哮的聲音——卻不像老虎的聲音。「他已經失敗了，」母狼說道。「那是什麼啊？」

公狼向前跑了幾步，聽見西爾甘發出呢喃囁嚅的聲音，好像是在叢林裏打滾的樣子。

「那蠢東西簡直沒有知覺，連樵夫營畔的火，都撲了上去，以至於燒傷了腳。」公狼歎息了一聲，說道。「塔伯奎跟在他一道呢。」

「有東西跑上山來了，」母狼豎起了一隻耳朵，說道。「我們預備吧。」

這時候，叢林裏的小樹沙沙的作響，公狼蹲下後部，預備跳躍。如果你們在旁觀看的話，那末，你們就會看見世界上最奇怪的事——就是：狼跳躍到半途，止住他的身子。狼在未看明所跳捕的東西之前，便縱身一跳，接着又要止住他自己。這樣一來，他一直跳到空中，有四、五呎之高，然後在他舉腳的地

點落下來。

「人呀！」他急忙的說道。「一個小人兒呢。看吧！」

恰恰在他的前面，站着一個赤身的襁褓色的小孩，握住一根低樹枝。那小孩剛剛學會走路，身體非常柔軟，臉上現出笑渦，——這樣可愛的小東西，竟在晚上到了狼洞來，真是從來沒有的事。他瞧着公狼的臉，笑了起來。

「那就是小人兒嗎？」母狼說道。「我從來不曾看見過。把他帶到這裏來。」

一隻狼銜慣了他自己的兒子們，在必要時，能咬着一個蛋，一點也不弄破牠。公狼把那小孩銜來，放在那些狼兒的中間；雖說他是拿嘴去銜小孩的背，但是，不曾有一個牙齒，咬傷了他的皮膚。

「多麼小呀！赤着身子，並且，多麼勇敢呀！」母狼很溫和的說道。小孩在

狼兒們中間擠動着，來靠近溫暖的狼皮。「啲啲！他和人家一道吃東西呢。這真是一個小人兒。試問世上的狼曾經有過一個小人兒，和她的小孩們在一起，可以誇口的麼？」

「我時常聽到這樣的事情，可是，在我們這一羣，或者在我這一生，卻不曾有過。」公狼說道。「他全身沒有毛，我只要用腳挨挨他，就能殺死他。但是，看吧，他在舉眼看呢，一點也不害怕似的。」

這時候，西爾甘的大頭和闊肩，投進了洞口，把月光完全遮去了。塔伯奎跟在他的後面，啲啲的說道：「我的主人，我的主人，那東西來到了這裏！」

「西爾甘來到這裏，給了我們大大的光榮，」公狼說道，不過他的眼睛裏充滿了忿怒。「西爾甘需要什麼呢？」

「找我所獲得的東西。一個小人兒從這條路跑去的。」西爾甘說道。

「他的父母已經逃走了，把他給我吧。」

果然如公狼先前所說，西爾甘曾經撲過了一個樵夫營帳邊的火，因為燒傷了腳，而感到痛苦，所以很是忿怒。不過，公狼曉得洞口很窄，不會讓一隻老虎進來的。即使站在那裏，西爾甘的肩部和前腳，已經苦於地位的逼窄，好像一個人蹲在木桶裏要想放槍的時候一樣。

「豺狼是一種自由的人民，」公狼說道。「他們只聽從他們羣裏頭腦的命令，並不聽從那有條紋的捕殺牛羊者的命令。小人兒是我們的——如果我們願意的話，自然會殺他。」

「你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！所謂願意是什麼話呢？我站在你們狗洞裏吵鬧，是想把一隻死牛，來向你們交換那小孩吧？那就是我，西爾甘所說的話！」



老虎的吼聲充滿了洞裏。